

赣南苏区红色漫画中的女性形象重构

黄杰 王姣

(赣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江西赣州 341000)

【摘要】赣南苏区作为中国苏维埃政权的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在当地的近代女性解放运动上运用独特的方式，利用漫画等宣传媒介，不断对当时的女性形象进行全新构建，减轻性别意识带来的偏见，打破第一性与第二性之间巨大隔阂，女性的自身解放与革命精神相互交织，激励更多女性走入社会与战场。赣南苏区红色漫画主要运用简洁质朴的绘画手法，突出女性身体、工具、姿态的符号化特征，来重新构建当时地域特色的新时代女性形象。

【关键词】赣南苏区；红色漫画；女性；重构

DOI: 10.18686/jyyxx.v3i11.61460

20世纪20年代末期，随着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破裂，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农村作为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下，赣南苏区作为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发源地，如何在识字率极低的农村中，宣传红色革命思想，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就成了重点问题。

漫画作为尖锐、直接、通俗易懂的图像表达，从文字到图像之间进行信息传递，农民不需要识字就能迅速清楚地理解，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在苏区《红色中华》《红星报》《斗争》《青年实话》等为核心的报刊杂志媒介中，一系列美术创作活动开始迅速的展开，广泛地宣扬了红色革命斗争，丰富了社会文化内涵，为群众提供了新的革命思路，一步步地影响着赣南苏区平民百姓加入到革命斗争中。其中女性形象的进步呈现，让苏区女性看到了更多元的身份符号。区别于受尽压迫凌辱的旧时代女性和女性知识分子，这些形象独立、坚强、勇敢、温柔、机敏，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符号表征。

不仅可以将个人生活政治化的研究具体化，更能激活革命的历史实践，因为只有借助身体之变，我们才能发现革命历史对社会和个人带来的切实影响。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社会性别机制受到生产力和文化演化的巨大影响。国际上第一次妇女运动发生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20年代之间，对当时国内多元文化的交织带来了一定影响，女性在劳动中的社会性别分工出现了一定变化，女性个性特征和身体表征发生了重大重构。在政治需求地推动下，赣南苏区红色漫画中以展示新时代巾帼英雄形象的女性为主导，构建具有政治意义的符号化女性视觉形象，引领广大女性同胞前进的道路，对苏区女性解放事业的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

1 冲破桎梏的身体重构

在传统社会文化规训中，头发是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享有特殊的隐喻：一是女德；二是孝道，这自然而然成为革命时期妇女剪发运动的最大阻碍。头发作为儒家文化和政治隐喻的象征之一，个体并没有归属和所有权。而女性作为社会性别中的客体，作为个性缺失的对象，对自己身体没有支配权，这并非自然选择的结果。头发在传统规训中，早已脱离了其本身的生物学含义。由于女性在传统中长期被要求结髻和束发，对于劳作和生活是极其不便的，而剪发就成为了当时中国女性为夺回身体支配权，

表达自己的革命意图和新思想，寻求更加完整的独立人格，打破第二性与第一性的边界，通过外表追求男性化特征来唤醒性别意识，努力打破偏见，否定旧文化的代表行为模式，在当时通过苏区红色漫画的图像形式广泛传播，影响着大批苏区妇女的自我意识觉醒。

在当时赣南苏区主流刊物宣传中，女性大多为齐耳短发的新形象，成为浓烈的革命象征性时代符号。1934年6月14日第202期第3版的《红色中华》刊登了漫画《女赤卫队的英姿》(见图1)，图中的女性为短发齐耳，衣着宽松，裤腿挽起便于活动，脚穿草鞋，身姿挺拔，着装适合劳作与运动。之后江西人民出版社于1978年7月出版的江西革命斗争故事系列漫画中，对《女赤卫队员》(见图2)的形象更进一步解析，在画家罗干才的描绘下，女赤卫队员红梅短发飞扬，眼神坚毅，漫画讲述了在1928年的井冈山地区，红梅深入敌后，发动和组织红石岭村群众与大土豪、匪乡长、赖剥皮进行顽强斗争的英勇事迹。



图1 《女赤卫队的英姿》

即使部分女性渴望对自己的身体有支配权，希望能冲破桎梏的枷锁，但剪发影响的不仅是外型，更作为赤化标志，极易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招来其他派别和旧势力惩罚性的杀身之祸，女性在旧社会规训和死亡阴影的压迫下不得不压抑自我，这使得许多苏区女性无法下决心剪发，但这依旧无法阻挡社会前进的步伐。结髻印流的是旧时代的痕迹，随着青年女性越来越大胆尝试剪发，剪发作为新时代女性的象征在群众中流行开来。在1933年的兴国长冈乡，长辫不仅被青年女性所切割，许多老人也加入了剪发运动。鲍德里亚指出，身体的地位是一种文化事实，无论在当今世界的何种文化系统中，身体关系的组织模式都反映了事物关系的组织模式及社会关系的组织模式。身体叙事作为斗争和反抗的典型代表，打破旧社会的男性凝视，作为女性争取一定话语权和自主权的象征，女性在剪发运动中完成了对革命意识的认知和重塑，对女性自我进行了重新构建，丰富了多元化的女性形象。

2 身份判别的工具重构

赣南苏区漫画中女性形象的图形表达是多元化的,在女性身份互为流动的情况下,赣南苏区的漫画者们为了区分不同身份属性,用绘画进行了差异化叙述,利用基础性工具作为不同类型女性身份的判别,通过工具与角色的互动,阐述事物发展的目的。

2.1 革命女性一般以枪支、矛、匕首等攻击性武器为符号表征

例如在江西人民出版社 1978 年 10 月出版的漫画《凤嫂》(见图 3)中,讲述了 1928 年井冈山地区一名共产党地下交通员凤嫂的革命斗争故事,她平时借行医治病进行革命任务。漫画封面中的凤嫂头扎客家妇女盘发、身着客家传统服饰来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但《凤嫂》与《女赤卫队员》(见图 2)两者手中都举着一把盒子枪,在身份认同上揭示了她们都是革命者的符号化表征。



图 2 《女赤卫队员》红梅

2.2 传统劳动女性一般以锄头、扁担、镰刀、背篓等生产工具为符号表征

例如江西人民出版社于 1977 年 5 月出版的《龙门暴动》(见图 4)中,辣嫂打扮成挑着扁担、身着客家服饰的传统劳动女性形象。

2.3 知识女性多用书本、杂志、背包等工具为符号表征

例如在江西革命斗争故事中《枪震古城》(见图 5)中出现的新闻记者杨志英,作为古城的共产党秘密联络员,以相机为工具,用新闻采访做掩护,深入敌人部队内部获取情报,为革命发一份光。



图 3 《凤嫂》



图 4 《龙门暴动》



图 5 《枪震古城》杨志英

无论是革命女性、传统劳动女性还是知识女性,归根

结底都为劳动女性,而不断被突出的差异化女性符号表征,丰富地展示了当时赣南苏区女性的不同形象,承载着新时代背景下进步的社会文化内涵。

3 革命需求的姿态重构

在赣南苏区红色漫画的女性图像叙事研究中,身体姿态与角色表情一起,代替文字语言藉以达到图形传意的沟通目的,带有强烈的政治隐喻与象征意味,形成新的文化符号。例如,在《女赤卫队的英姿》(见图 1)中采用了左手握紧梭镖、右手振臂高举的坚定姿态,利用前后分立的腿部站姿,配合严肃表情,身后紧跟一排整齐的女子赤卫军,以气势宏伟的革命斗争气焰,打破对传统第二性征的柔弱偏见,成为典型的符号化姿态,吸引广大女性共同加入到革命的斗争队伍中;而在漫画《女赤卫队员》《凤嫂》(见图 2、图 3)中,均采用了对着敌人右手举枪的紧张画面,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引导女性冲破阻力,打倒压迫在人民群众头顶的大山,唤醒女性的独立觉醒斗争意识,为革命的思想渗透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些报刊中以女性为核心的宣传图像形成对现实景象的模仿与再现,建构出具有革命精神指向性的新的话语系统。

4 结语

赣南苏区红色漫画中女性形象的不断涌现,反映出当时共产党想要团结一切能团结力量的迫切革命需求。作为政治类漫画,其内涵早已超越对于画面表达和艺术审美的追求,将新面貌、新工具、新姿态相互结合,构建出当时新时代女性的全新形象,对赣南苏区农村地区的女性运动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传播与支持。在符号化表征的影响下,虽然对女性个体来说身体的性别表征依旧走向趋同,哪怕是如今的当代女性,也没有完全跳出第一性的凝视,但那又何妨?权利从来都不是从天而降的,人类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能够打破演化的束缚,在旧约束上绽放全新的花朵。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所有女性在法律上都获得了和男性平等的选举权、教育权、就业权。在艰难中求生存的一代代革命女性们,学习了更加先进的文化理念,培养了更优秀的逻辑思维方式,拿起了维护自身的不同类型武器,伴随着难以想象的牺牲,不断通过流血的斗争,摆脱旧枷锁的束缚,努力让每位女性过上更有独立尊严的生活。

作者简介: 黄杰(1989.3—),女,江西赣州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动画专业漫画插画;王姣(1986.5—),女,山东邹平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服饰史论。

基金项目: 2017 年度江西省文化艺术科学规划项目,课题编号 YG2017163。

【参考文献】

- [1] 满永.革命历史与身体政治——迈向实践的中共历史研究[J].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6(1).
- [2] 杨琳.身体叙事的三重逻辑——以土地革命时期妇女剪发运动为中心的考察[J].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8(4).
- [3] 让·鲍德里亚,刘成富,全志刚,译.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20-121.
- [4] 王研霞.时空的记忆:苏区报刊宣传画中的女性图像叙事研究[J].编辑之友(史料), 2021(1): 94.